

傷寒名數解

四

ヤ 9

888

4



門 中 9  
37 888  
2 4

傷寒名數解卷四目次

日數

挈因命證

方證互畧

方從表裏

數量

加減法

服法

傷寒名數解卷四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日數

凡疾疢之於淺深緩急也莫不脉證之盡焉然又因日之多少或為之轉機則日數何不舉也所以繫之以日數也雖則繫之以日數乎亦惟概舉以為法焉爾乃其不曰一日二日三日而曰一二日二三日者豈非概舉乎夫既雖概舉曰一二日二三日乎因日



之多少或為之轉機則何可視以忽諸哉於是乎知其曰一二日二三日者以其初發之位與發汗之過不及言之也如其曰四五日五六日六七日則以其既轉者言之也然又不無至此而猶不轉至八九日或十日以上者論曰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又曰病過十日脈但浮無餘證者皆宜麻黃湯此皆既至八九日十以上猶不轉者也當是時也猶行發汗之方此為法也又曰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一日二三度發宜桂枝麻黃各半湯若輕

于前證一等而日再發宜桂枝二麻黃一湯若又不及其再三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此亦皆既至八九日猶不轉者也故曰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當是時也亦猶行發汗之方此為法也若其既轉也在五六日或為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宜小柴胡湯既與小柴胡湯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宜大柴胡湯若前證已愈但渴宜白虎湯而其小便不利宜猪苓湯若微發熱宜五苓散此亦為法也其在六七日或為身熱為惡熱為潮熱多汗口渴舌乾而渴欲大飲水宜白虎加人參湯若其脈滑疾識

語煩躁小便濁而數不大便或難或鞭於是先與小承氣湯審其燥屎之候然後與大承氣湯假令與大承氣湯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不可更與之此亦為法也是皆其既轉者也論又曰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宜麻黃附子細辛湯又曰二三日與麻黃附子甘草湯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此以其發熱為表證也然則其指為裏證者何謂也曰心中煩而不得卧此其裏證之一也曰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此其裏證之二也曰下利不止便膿血此其裏證之三也乃其始在二三日未有如

此三裏證者而反發熱脈沉其所以為無裏證也此其未轉者也至于二三日之後見此三裏證於是一則曰二三日以上以與黃連阿膠湯一則曰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以與真武湯一則曰二三日或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明其既與真武湯不愈以與桃花湯此亦為法也是皆其既轉者也凡此等之類皆概舉日之多少繫之脈證示其轉機焉爾雖日數之不可強拘乎其不可視以忽諸大氏為然又有不曰一二日二三日而曰一日二日三日者如曰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云云曰二三日

陽明少陽證不見者云云曰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云云曰至七以上自愈云云曰欲解時從某至其上曰過經十三日云云曰十三日不解云云曰到經不解云云曰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云云曰至陰經上轉云云曰後經中云云之類是也雖均之以日數乎與其取之於概曰一二日二三日自不同也乃必之于此曰一日二日三日者蓋取諸素問也素問之於說一日太陽受之經各一日至厥陰凡六日是為前經至七日再還太陽復至厥陰是為後經過此以往十三日為過經遂又至有誤下

越經等之傳也此不取之於概而必于此者也必于此者推之於理者也推之於理者施于事必差仲景氏之於論皆施于事者也奈何從夫理之為而今及于此者蓋後人謬窺仲景氏所論之似乎素問之說取以自補者遂傳于今耶亦不可不擇矣故今以其取于概者為正如其必于此者則舍旃若以其必于此者取之於概則尚無害也或固執而窟理則固非也又或併其正者棄之則非之又非豈足與議仲景氏之道也矣哉

挈因命證

疾病之於變化各有外候外候謂之證證必有因謂其所由來者為因也凡論脈證之中有挈因而命證焉者如曰心下有水氣曰脇下有水曰胸中有熱曰胃中有邪氣曰胃中乾燥曰胃中不和曰胃氣不和曰胃中有燥屎曰胃中空虛曰胃中虛冷曰裏有熱曰裏有寒曰熱入血室曰熱結在裏曰熱在下焦曰熱結膀胱曰瘀熱在裏曰寒濕在裏曰水結在胸脇曰冷結在胸脇曰裏寒曰胸有寒曰寒實曰熱實曰熱越曰熱利之類是也是既挈而命之也在于仲景氏仲景氏各盡其所由來具其外候使以規則也不

必索之於藏府于內當索之於外候焉而已乃其於外候也乾嘔咳喘渴噎所以心下有水氣也腹中雷鳴所以脇下有水也欲嘔吐所以胸中有熱也腹中痛所以胃中有邪氣也大汗出煩渴所以胃中乾燥也乾噫食臭所以胃中不和也惡熱讞語所以胃氣不和也不大便六七日腹滿讞語潮熱或腹滿痛或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所以胃中有燥屎也下之後為胃中空虛也自下利為胃中虛冷也不大便十餘日復往來寒熱或潮熱讞語或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為熱結在裏亦為裏有熱也汗自出而

渴為裏有寒也。經水適來或斷或下血胸脇下滿寒熱發作有時讖語如見鬼狀為熱入血室也。少腹鞭滿或急結小便自利其人如狂或發狂或一身手足盡熱為熱結膀胱亦為熱在下焦也。少腹滿按之痛手足厥冷為冷結在膀胱也。身黃如橘子色大小便不利而渴為痰熱在裏也。身目為黃小便不利而不渴為寒濕在裏也。往來寒熱但頭汗出為水結在胸脇也。下利清穀為裏寒也。胸中痞不得息或心中滿饑不能食為胸有寒也。心下鞭痛無有熱氣為寒實也。心下鞭滿而痛不大便數日為熱實也不大便數

熱自汗出為熱越也。下利欲飲水為熱利也。各盡其所由來具其外候使以規則者若此故欲循規則於仲景氏者當索之於外候焉而已何必索之於藏府于內也哉。

方證互畧

處方之後脈證也對舉以詳悉焉然後或舉證而畧方焉或舉方而畧證焉見證而知方見方而知證所以使人自得於轉機之道也如柴胡之於嘔白虎之於渴則證之所定也故於此二者舉證而畧方焉乾薑附子湯曰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



安靜不嘔不渴挂枝附子湯曰傷寒八九日風濕相  
 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此其於證皆似  
 柴胡及白虎而異故舉證之所定以畧其方使之不  
 混也曰此而有嘔即有柴胡此而有渴即有白虎如  
 承氣之於胃實四逆之於厥冷則方之所本也故於  
 此二者舉方而畧證焉調胃承氣湯曰太陽病三日  
 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又曰傷寒吐後腹脹  
 滿者此其於方固具胃實者也四逆湯曰若重發汗  
 復加燒鍼者又曰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  
 疼痛當救其裏又曰少陰病脈沉者急溫之茯苓四

逆湯曰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此其於方固  
 具厥冷者也故於此二者舉方之所本以畧其證使  
 之不眩也此而承氣湯曰此裏有實也此而四逆湯  
 曰此欲厥冷也故舉證而畧方舉方而畧證者欲使  
 人辨其證于微也又有承氣之畧方焉者如論曰大  
 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  
 不嘔清便欲自可也又有白虎之畧證焉者如論  
 曰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又曰三陽合病腹  
 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讖語遺尿若自汗  
 出者又曰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是也又有挂枝

麻黃之畧證焉者如論曰脉但浮者又曰脉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又曰脉浮而數者可發汗又曰脉浮虛者宜發汗又曰脉浮無餘證者是也此皆使人審諦其證於若存若亡之中的然處其方也又有舉重而畧輕焉者如桂枝湯之脉證而以麻黃湯四逆湯之脉證而以通脉四逆湯舉大承氣湯而畧小承氣湯之類是也又有舉輕而畧重焉者如麻黃湯之脉證而以桂枝湯大柴胡或柴胡加芒硝湯之證而以小柴胡湯通脉四逆湯之證而以四逆湯舉小承氣湯而畧大承氣湯之類是也此皆使人知不必拘輕重

緩急之常例而先後其處方之道也此轉機之大者也凡是皆或證或方畧其所定之典其所本互以發其活用者也又有曰表裏證者即指柴胡證言之也此以其表之遠太陽而其裏之未及陽明故取之於少陽以表裏連言爾蓋以其位于中間也既位于中間故但為之半猶可謂為半表半裏不可也何則或雖既及少陽乎猶有太陽之證也或雖既及陽明乎猶有少陽之證也或太陽之未罷而見陽明之證也是皆有表亦有裏者也此何以不言之半表半裏而言併病若轉屬轉入乎表裏連言者本是指中位之

稱而非半彼半此之稱也然則表裏連言者獨可於少陽而不可於太陽陽明可以知矣故但為之半猶可謂為半表半裏不可也

方從表裏

脈證之有陰陽而方劑之從之也有專于表者有專于裏者有間于表裏者此脈證有陰陽而方劑有表裏也三陽之為表也惟熱之主焉而又立表裏以辨其淺深緩急也太陽則桂枝湯麻黃湯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仁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葛根湯桂枝加葛根湯大小青龍湯等此皆其專于表之劑也

惟隨其脈證而不拘其腹候也陽明則白虎湯豬苓湯調胃大小承氣湯等此皆其專于裏之劑也必隨其外證與其腹候也少陽則大小柴胡湯柴胡加桂枝湯柴胡桂枝乾薑湯柴胡加芒硝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黃芩湯等此皆其間于表裏之劑也亦必隨其外證與其腹候也三陰之為裏也惟寒之主焉未必立表裏而辨其淺深緩急亦猶三陽也太陰則理中湯桂枝加芍藥湯及加大黃湯等也然若脈浮發熱則取之於表以桂枝湯也少陰則附子湯真武湯桃花湯白通湯四逆散當歸四逆湯甘艸湯桔梗湯

半夏散苦酒湯等也。然若反發熱，則亦取之於表。以麻黃附子細辛湯及麻黃附子甘草湯也。厥陰則四逆湯通脈四逆湯，四逆加人參湯通脈四逆加豬膽汁湯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吳茱萸湯等也。此皆莫論其專於裏之劑，亦必隨其外證與其腹候也。又有始於熱而入於寒者，如太陽有乾薑甘草湯，乾薑附子湯芍藥甘草附子湯四逆湯真武湯桂枝加附子湯。陽明有吳茱萸湯四逆湯之類，是也。始於寒而出於熱者，如少陰有大承氣湯厥陰有白虎湯豬苓湯白頭翁湯小承氣湯小柴胡湯之類，是也。凡三陽三陰之所主論，在於傷寒之機變焉。機變之百出，遂及於雜脈證。於是乎以其始於表者，屬於三陽，以其始於裏者，屬於三陰。是故有熱之謂發於陽，以表之主熱也；無熱之謂發於陰，以裏之主寒也。若夫及於雜脈證，也有表仍不解者，有其已解者，如葛根黃連黃芩湯五苓散茯苓甘草湯小建中湯桂枝加厚朴杏子湯桂枝人參湯黃連湯等，則兼表裏之劑也。如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芍藥甘草湯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麻黃杏仁甘草石

石

膏湯茯苓桂枝甘艸大棗湯茯苓桂枝白朮甘艸湯  
 桂枝甘艸湯半夏瀉心湯生薑瀉心湯甘艸瀉心湯  
 旋覆代赭石湯大黃黃連瀉心湯附子瀉心湯及桂  
 枝加桂湯之於奔豚桂枝加龍骨牡蠣湯之於火逆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之於火邪  
 子豉湯之於虛煩白散之於寒實茵陳蒿梔子蘘皮  
 湯之於瘀熱發黃麻黃連軛赤小豆湯之於寒濕發  
 黃大陷胸湯之於大結胸小陷胸湯之於小結胸瓜  
 蒂散之結于胃中十棗湯之引脇下痛挑核承氣抵  
 當湯之熱結腸膀胱四逆湯之冷結腸膀胱則皆專于裏

之劑也又有表裏遞用者如桂枝湯之又於其氣上  
 衝茯苓甘艸湯之又於厥而心下悸是也夫脉證之  
 有淺深緩急也方劑之不無坦夷勁駿於是先切其  
 脉問心胸按心下探腹中候少腹試手足熱耶寒耶  
 淺深是察緩急是視然後宜坦夷宜勁駿隨投則隨  
 和矣或汗或吐或下莫適非和焉夫三陽三陰之統  
 脉證而方劑之旋轉運用也猶循環之無端也惟仲  
 景氏之術為然矣  
 後之醫流或必於脉而不及腹或必於腹而不及脉  
 泥一而遺一將欲以此而盡之耶夫疾病之千品萬

端悉機於內而形於外焉乃候諸外而察諸內者惟  
脈之與證而已仲景氏之論脈證也有陰陽之分有  
輕重之別上之頭頂下之四支或心胸或心下或腹  
中或少腹飲食之多少前後之利不利各其外候之  
具并其脈診千品萬端莫所不盡焉脈證之所以相  
依不離也腹中之不可得而洞視候之於皮上則與  
脈診何異也若必以脈診為臆度則腹候亦無非臆  
度也脈不必遠腹不必近均之在於外候則脈猶證  
證猶脈也腹何出乎證之外也故曰隨證治之豈可  
泥其一而遺其一乎哉又或專補氣之說特癉坦夷

之藥謂非此則必害人於是邪氣之太盛愈守而不  
竣終將不救矣又或熾鬱滯之說特癉勁駿之劑謂  
非此則必不祛於是精氣之既奪益攻而不輟遂將  
受敗矣及此之時告情而更醫繼之以坦夷之藥不  
日而痊者間亦有之矣至此而論曰此前因我之勁  
駿之劑其病已祛者也不爾彼之所與與白飲何擇  
又安能祛夫鬱滯乎若又使渠論之必曰彼之為術  
不問藏府不察虛實惟攻是務塵芥死生我乃與峻  
補之靈劑救其元氣幸免於死已倘猶委彼而逞其  
所為則就于鬼籍必矣彼則所謂慘刻之妄人也其

相非也。奚啻堅白所謂圓枘而方鑿，何以能相入乎？夫癖，坦夷之藥者，不知厚藥之妙也。癖，勁駿之劑者，不見薄藥之効也。此其人一試，意不能忘。癖從此始也。其實則厚藥未必有妙，薄藥未必無効。要在於得其宜，與否而已。亦豈可泥其一而遺其一乎哉？補氣仲景氏之所不言也。論中惟見溫字一二於理中丸曰：溫藥於四逆湯曰：溫然皆非補之義也。此本因痰飲為寒，吐利為寒，而二方之能治之也。稱以為溫已，然則與於小承氣湯及調胃承氣湯曰：和，何異亦惟治之義已。豈可取之於補之義乎？後世溫補之說，蓋

取于此，可謂誤矣。且有溫藥而無寒藥，後之所謂寒藥，蓋取於溫補之反，亦可謂誤矣。鬱滯亦仲景氏之所不言也。理之於物，猶影之於形也。厝形而言影，何不可言也。疾病物也。鬱滯理也。厝物而言理，何不可言也。假令眇以為水，莫觀非水焉。闕以為火，莫候非火焉。為氣為血，為有餘為不足，亦莫不皆然焉。是故斷以為鬱滯，何病非鬱滯也。雖然，以影度形，則必乘以理推物，則必失理。雖或可言乎？奈夫物何，又何言鬱滯之為。夫疾病之為物，千品萬端也。千品萬端，則不得不眩惑。於是仲景氏之誘人也。統以陰陽繫以

脈證統而不遺，繫而不漏，莫不隨其所在而備其方。法焉則千品萬端，又何所眩惑乎？夫雖言百病之根，抵於腹乎？外內感之邪，其謂之何？此不必言根，抵於腹也。何則？人皆稟天地之氣，雖不知其所以然，而有風寒暑濕行於其間焉。於是不拘于體之強壯羸弱，而時或感之矣。其既感之也，總名為邪。邪之自外焉，則能為熱脈，必浮，是之為陽。其自內焉，則能為寒脈，必沉，是之為陰。陰陽各三矣。乃其於三陽也，惡寒發熱，是為太陽；為表，於是與桂枝麻黃之劑，而發其汗，則其邪從去矣。汗本是一身之津液也，而今發之，能

得不耗損乎？雖然，非此則無有。夫邪之可解，是以一旦發之耳。然夫邪之必有淺深也，或一旦而不解，漸為往來寒熱，是為少陽；為表裏，於是與柴胡之劑，而馳逐之，則其邪從去矣。此以其在於中間，發汗吐下，皆非其宜，是以馳逐之耳。及其最深也，遂為身熱惡熱，潮熱，是為陽明；為裏，於是與承氣之劑，而下之，則其邪從去矣。胃本是津液之原也，而今下之，能得不涸竭乎？雖然，非此則無有。夫邪之可除，是以一旦下之耳。此為三陽之概矣。其於三陰也，自利腹滿而時痛，是為太陰；而有理中桂枝加芍藥之方也。但欲寐



自利而渴是為少陰而有附子真武之方也吐利厥  
 逆是為厥陰而有四逆吳茱萸之方也此為三陰之  
 畧矣而三陽三陰又各有其變脈證而方劑之從之  
 也矣暇枚舉焉凡是皆外內感之邪而不拘于體之  
 強壯羸弱豈可必言根抵於腹乎雖言百病之根抵  
 於腹乎皆有外證具焉是故非併外證而推之必有  
 所不盡矣姑舉一而言之假令少腹之急結鞭滿一  
 也或手足煩熱或四支厥冷此為寒熱之分也乃其  
 所推之在外證而處方之大不同也均是在少腹而  
 候之於皮上則未足以盡其分也問其四肢併之於

此儻足以盡之矣於是其手足煩熱為熱結膀胱其  
 四支厥冷為冷結膀胱也熱結則挑核承氣湯抵當  
 湯冷結則四逆湯也急結鞭滿之雖一乎惟是寒熱  
 之分盡之於四肢豈非其所推之在外證而處方之  
 大不同耶是故但按其腹而不併外證何以能盡矣  
 也哉夫仲景氏之誘人也統以陰陽繫以脈證千品  
 萬端莫所不盡焉然則欲脩仲景氏之術者不可不  
 盡其所盡又何求之於它乎然今此之不務而取之  
 於臆必於脈必於腹或補氣或鬱滯泥一而遺一厝  
 物而言理此皆未盡其所盡所謂買積而還珠者也

豈足與議仲景氏之術矣也哉

數量

藥有銖兩水有升斗而其煎煮之法亦不一焉古昔  
之所用何太密也舉其一二而言之以厚朴枳實大  
黃之三品名曰小承氣湯又曰厚朴三物湯又曰厚  
朴大黃湯惟此三品一無所更而異其名亦異其所  
之者以其兩數之與升斗與其煎煮之法也有苓桂  
甘棗有苓桂木甘有苓桂甘薑惟此三湯代棗以木  
代米以生薑而異其所之者亦以其兩數之與升斗  
與其煎煮之法也其它如此類不遑枚舉矣柴胡瀉

心之於再煎大黃黃連之於麻沸誰知其所以然之  
故也惟度其所受之如何而已古人既替其宜建以  
為法豈可以己之私而溷古人之正法哉是故銖兩  
升斗及煎煮之法不可不替焉雖然年逝世換量衡  
亦沿革不一是以推之於史遷之於世觸乎類索乎  
物儻足以辨其概耳於是諸家有所互發焉近聞京  
師某生有所述某生亦有所錄於彼乎於此乎如沸  
如激自非升平之化文運之融替古之道六通四闢  
何以見斯盛哉雖然余未嘗一寓目是以不知其是  
非也曩歲肥後人邨井生持其所撰藥量考來示之

於余余倉卒讀過雖未能盡認其言乎猶記其義大  
氏如可據矣屬又我友備中人淺野生著秤量考寄  
謀之於余余亦往有所考既而失其稿欲更起稿未  
果得此著為幸乃閱其所考證與余之所推為不大  
相背矣故姑從其說而不論于此也邨井生之所撰  
先行于世繼之以淺野生之所著而又復諸家之所  
散接踵而起則彼以難對乎此得銖兩升斗之平正  
可企以望矣豈不愉快哉雖然醫之臨術也莫先乎  
審脈證焉藥品次之數量又次之矣仲景氏既論脈  
證為之規則不循其規則處方將何之據故莫先乎

審脈證焉藥品因其土之厚薄氣味自不同氣  
味各愜仲景氏之所用而後疾可得而治矣若不愜  
仲景氏之所用雖得其脈證疾何以治故藥品次之  
矣銖兩升斗各有其分備然而量衡世有沿革不可  
得而一也縱有其所考不能無毫釐撮勺之差惟在  
其概耳若能致其平正而無毫釐撮勺之差不得其  
脈證則疾必不除惟其脈證之與藥品能得其所而  
不失則銖兩升斗之不致其平正而有毫釐撮勺之  
差疾何不瘳故數量又次之矣由是而觀之銖兩升  
斗之於醫事抑亦末也故醫之於務當以脈證為先

而藥品為次然後及數量未為後矣數量之於醫事抑亦末也雖然古昔之所用太密則及其煎煮之法亦皆一規則也豈容忽諸哉且夫銖兩之於考必徵之於錢以其無它可以徵者也於是非半兩則五銖或貨泉又或開元錢等據以為徵矣以余謂之年逝世換之久輪郭銷毀則姑舍旃雖未審古昔鑄錢之法如何乎視諸本邦今時所鑄之法作十萬摸範一修之形亦未嘗一一較其輕重是以不得少無大小厚薄之參差豈暇一一修之一一較之以齊一

之哉雖古昔亦當然而已是故五銖未必五銖半兩未必半兩惟平均數十錢然後儻得其正耶而今取其一而齊視之豈其不差乎不知其徵之以五銖之果正耶又將以半兩之未正耶故考之一二為其概則可為無毫釐之差則不可也然銖兩固不可不密也何則古昔之為方既因此而異其名亦異其所之然而今果不能如古則末奈之何已縱不能無毫釐之差惟是醫事之末無已據于概而已故銖兩之於概亦豈容忽諸哉

加減法

夫藥也者性之偏者也非若穀肉果菜之常能養人也人之自有常也失常之謂疾惟疾乎能害於人為其能害於人服夫偏性之物謀以除之也乃同飲食入口也不得其肯綮則亦能害於人是故聖者猶慎焉古之精于此者能辨人之所以疾者與其所以除之者聚藥而制方欲使人之免疾而復常也於是乎醫之職興焉醫之職興而其詳不可得而替焉暨臻張仲景氏論定而規則建焉規則既建而後人有依而據焉於是乎各有所窺亦未能一焉夫未能一焉又焉能一之也哉雖然我苟不一之於吾則術何所

脩也於是務一之于此以脩其術乃取其所脩以臨術於今幸見其不乖也則述其所以一之者我滿吾之腹焉爾矣夫藥也者性之偏者也非若穀肉果菜之常能養人也乃其已疾之能全是在于性之偏偏之能害於物即害夫使人之失常之物此之為藥之能也故藥之為能也惟利于疾而不利于人乃同飲食入口也不得其肯綮則亦能害於人豈可不慎焉也哉夫藥之為性也本是一味一能而不能兼眾能也是故方之於制也肇于一味而至于數味雖乃至于數味乎合為一方則未必治數證亦猶一能也何

則其合數味而為一方也彼為此戮力此為彼所誘  
 是故有如治三四證者雖乃如治三四證乎本之則  
 必是一病證也故合數味而為一方則亦猶一能也  
 仲景氏既有所替于古能辨其所以然者因其方法  
 或加或去為各半為二一極其變化致其妙用建之  
 規則使人有依而據則莫不適其宜焉莫有所味盡  
 焉此豈後人淺膚之識之所能窺測也哉夫既合數  
 味而為一方僅能治一病證則欲一一拆之以極其  
 能不可得者固不少也惟其隨證而移也於其所或  
 加或去不無一二之可以窺者也藉令能一一極其

能又能辨雜之於合數味之方中果能趨其所欲令  
 趨擅奏其效耶焉知不彼為此戮力此為彼所誘遂  
 趨于它反為之害也哉於是乎知加減之難隨意為  
 也譬諸五色糝布而成間色五味交和而成鹽梅焉  
 糝布有分交和有節分紊則不成其色節亂則不成  
 其味不成色則不文不成味則不旨不文則物不足  
 以觀不旨則人不足以養色以美於觀為本味以厚  
 於養為本矣加減之難隨意為也亦猶此也耶古之  
 精于此者既能推夫觀之與養之為本為之分為之  
 節使其不得紊亂亦惟彼為此戮力此為彼所誘能

成其文能成其旨也若夫紊亂分之此節欲成其間  
 色成其鹽梅耶焉知不彼為此戮力此為彼所誘遂  
 趨于它不翅不文不旨反毀物害人也哉於是乎知  
 加減之難隨意為也夫藥之為性也本是一味一能  
 而不能兼眾能也試舉其一二則大黃以偏下之為  
 能也硝以能燥凝結為能於是乎若欲下宿食燥屎  
 則必以此二物為主也桃仁能破新瘀血於是乎若  
 欲下瘀血之新凝結者則必以此三物為主也水蛭  
 蠱蟲能破舊瘀血於是乎欲下瘀血之舊凝結者則  
 必合此四物施之也由此而觀之雖大黃之偏下之

乎非芒硝戮之力為其所誘則不能及宿食燥屎也  
 雖芒硝之能燥凝結乎非為大黃所誘為彼戮力則  
 亦不能及宿食燥屎也雖桃仁之能破新瘀血乎非  
 上二物戮之力為其所誘則不能及其凝結也雖水  
 蛭蠱蟲之能破舊瘀血乎非為上二物所誘為彼戮  
 力則亦不能及其凝結也桂枝能達于肌表以其能  
 達于肌表乃驅其邪又上抵頭上內散上衝之氣又  
 能之于四支雖其能之如及三四乎其實則一也麻  
 黃能之于膚肉而驅其邪雖乃驅膚肉之邪未能達  
 于肌表於是乎戮力桂枝為其所誘能得達于肌表

發之於汗也葛根亦能之于膚肉而解其熱以其能  
 之于膚肉又能之于項背而不能獨之于項背於是  
 乎戮力上二物為其所誘能得之于項背發之於汗  
 者反汗出則去其麻黃也此雖其能之如有二乎其  
 實則一也麻黃之既能之于膚肉也又能止汗而不  
 能獨止汗於是乎戮力石膏為其所誘能得止汗也  
 此雖其能之如有二乎其實則一也石膏之既得麻  
 黃而能止汗也又得知母粳米能已煩渴附子得乾  
 薑能溫裏寒又得桂朮苓能利水止疼痛緩屈伸厚  
 朴得杏仁能祛喘又得枳實能減腹滿半夏得生

能止嘔又得乾薑能除心下水氣凡此等之類不暇  
 枚舉亦皆此為彼戮力彼為此所誘差其所之雖其  
 能之如及三四乎其實則各一也它亦可例而推焉  
 爾矣夫既如此也藉令能一一極其能又未辨雜之  
 於合數味之方中果能趨其所欲令趨擅奏其效則  
 豈可隨意而加減也哉夫藥之於也惟利于疾而  
 不利于人乃同飲食入口也不得其肯綮則亦能害  
 於人不可不慎焉或曰今考仲景氏之方論既有去  
 桂加桂去芍藥加芍藥加厚朴杏子加茯苓白朮加  
 朮加大黃加芒硝加人參新加加半夏生薑加龍骨



牡蠣加蜀漆牡蠣龍骨加吳茱萸生薑加猪膽汁及各半二一等此皆據古昔之方法對即今之脈證隨其宜而為之加減者也且於小青龍湯小柴胡湯真武湯四逆散通脈四逆湯理中丸等之下詳設加減之法亦皆使人據此而及于它者也且疾病之能變而能化固不可概而論也仲景氏之論脈證惟是其概耳烏暇盡其變化乎於是漆膠本論乃變乃化且加且減惟隨其宜是之謂能活乎術也仲景氏既試加減於當時又示其法於六方之下則今例于此而為之者又何不可乎然吾子獨漆膠其所概論之

脈證強辨加減之難以為于今可謂拘泥之太甚矣曰吾子亦過矣大氏後之為方技者無不皆言如子之所言緣飾己之陋也仲景氏之於術非謂無加減也不審其規則徒取之於概隨意而加減將惟疾病是弄無乃不可乎若乃據夫例而為一二之加減猶無大害也甚則至于擬各半二一等之例不惟合二為一更復加之數藥欲無盡數證也幸遇自愈者謂實由于加減之力也於是每證配藥而不足必將加減以不遺也此其所專不在于本方而在于加減也加減之果能無盡而不遺則百證接踵而起固不足

以為憂矣。古人之制數百之方劑者，迂濶之已甚。又何使人迷惑也？擇其緊要者，則不過二三方，而無所不足，又奚煩數百之方劑之為？仲景氏既有所替于古，能辨其所以然者，因其方法，或加或去，為各半為二一極，其變化致其妙用，建之規則，使人有依而據，則莫不適其宜焉。莫有所未盡焉。此豈後人淺膚之識之所能窺測也哉？夫既建之規則，使人有依而據，則其非概而論者，諦矣。規則之具于脈證也，厝脈證而將何之，由然後處方在于我，而加減不在于我也。豈可徒取

之於概，隨意而加減也哉？夫既處方在于我，而加減不在于我，故術之為活也，不在一每證加減而在于察機處方也。或不必兼治而分治，各證或因一二異同而懸殊其所之，或一方而二三其脈證，或證相類而方不相類，或藥多而證少，或證多而藥少，此乃仲景氏之所以能極其變化，能致其妙用也。如脚攣急而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與甘艸乾薑湯厥愈足溫者，更與芍藥甘艸湯若胃氣不和讜語者，與調胃承氣湯若四支厥逆者，與四逆湯又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不與小柴胡湯而先與五苓散，又與

瀉心湯痞不解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與五苓散  
 又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腹中雷鳴下利者與生薑瀉  
 心湯而噫氣不除者與旋覆代赭石湯又腹痛小便  
 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與真武湯而下利不  
 止便膿血者與桃花湯又服桂枝湯後大煩渴不解  
 及服柴胡湯已渴者皆與白虎加人參湯則不必兼  
 治而分治各證者如桂枝湯治頭痛發熱汗出惡  
 風者及其氣上衝者又加之桂二兩足前成五兩名  
 桂枝加桂湯治奔豚又加之芍藥三兩足前成六兩并  
 膠飴名小建中湯治腹中急痛者及心中悸而煩者  
 又去其膠飴名桂枝加芍藥湯治腹滿時痛者又加之  
 之大黃一兩名桂枝加大黃湯治其實痛者又桂枝  
 湯方中去芍藥名桂枝去芍藥湯治脉促胸滿者又  
 加之附子一枚名去芍藥加附子湯治其微惡寒者  
 又加之附子二枚足前成三枚名桂枝附子湯治身  
 體疼痛不能自轉側脉浮虛而濇者又去桂加朮四  
 兩名去桂枝加白朮湯治其大便鞭小便自利者又  
 桂枝附子湯方中減附子一枚去生薑大棗加朮二  
 兩名甘艸附子湯治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  
 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

又去其膠飴名桂枝加芍藥湯治腹滿時痛者又加之  
 之大黃一兩名桂枝加大黃湯治其實痛者又桂枝  
 湯方中去芍藥名桂枝去芍藥湯治脉促胸滿者又  
 加之附子一枚名去芍藥加附子湯治其微惡寒者  
 又加之附子二枚足前成三枚名桂枝附子湯治身  
 體疼痛不能自轉側脉浮虛而濇者又去桂加朮四  
 兩名去桂枝加白朮湯治其大便鞭小便自利者又  
 桂枝附子湯方中減附子一枚去生薑大棗加朮二  
 兩名甘艸附子湯治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  
 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

腫者又桂枝湯方中加附子一枚名桂枝加附子湯  
 治發汗遂漏不已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  
 屈伸者四逆湯治吐利煩躁四支厥逆無脈者及下  
 利清穀者又去其甘草名乾薑附子湯治晝日煩躁  
 不得眠夜而安靜脈沉微身無大熱者又去其附子  
 名乾薑甘草湯治咽中乾煩躁吐逆而厥者芍藥甘  
 草湯治脚攣急又加附子名芍藥甘草附子湯治發  
 汗病不解反惡寒者又四逆湯方中去甘草代葱白  
 名白通湯治下利脈微者又四逆湯方中加人參名  
 四逆加人參湯治惡寒脈微而復利者又去附子代

術名理中湯治霍亂寒多不用水者又加之桂四兩  
 名桂枝人參湯治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鞅表  
 裏不解者附子湯治少陰病口中和其背惡寒者及  
 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脈沉者又去人參代生薑名  
 真武湯治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  
 及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  
 動振振欲擗地者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治臍下悸  
 欲作奔豚者又以術代大棗名茯苓桂枝白朮甘草  
 湯治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者又以  
 生薑代朮名茯苓甘草湯治傷寒汗出者及厥而心

下悸者小柴胡湯治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者又加之桂枝芍藥名柴胡桂枝湯治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半夏瀉心湯治心下痞鞭又加之生薑四兩名生薑瀉心湯治心下痞鞭乾噎食臭腹中雷鳴下利者又加之甘州一兩足前成四兩名甘州瀉心湯治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者又半夏瀉心湯方中去黃芩代桂枝加黃連二兩足前成三兩名黃連湯治腹中痛欲嘔吐者梔子甘州鼓湯治發汗吐下後虛

煩不得眠少氣者又去香豉代藥皮名梔子藥皮湯治身黃發熱者又梔子鼓湯方中加枳實名枳實梔子湯治大病差後勞復者又去香豉代厚朴名梔子厚朴湯治下後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調胃承氣湯治胃氣不和讖語者又去甘州代甘遂名大陷胸湯治熱實結胸心下痛按之石鞭者則因一二異同而懸殊其所之者也如桂枝湯行之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鼻鳴乾嘔者而又行之其氣上衝者及前證既愈身痛不休者也麻黃湯行之頭痛發熱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而又行之太陽與陽明合病

喘而胸滿者及不發汗因致衄者也葛根湯行之項背強兀兀無汗惡風者而又行之太陽與陽明合病自下利者也小建中湯行之腹中急痛者而又行之心中悸而煩者也大青龍湯行之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而又行之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也五苓散行之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而又行之水逆及霍亂也猪苓湯行之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而又行之少陰病下利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也茯苓甘草湯行之傷寒汗出者而又行之厥而心下悸者也小

柴胡湯行之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者而又行之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及熱入血室與嘔而發熱者與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也大柴胡湯行之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而又行之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及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鞭嘔吐而下利者也白虎湯行之脈浮滑表有熱裏有寒者而又行之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讖語遺尿自汗出者及脈滑而厥裏有熱者也白虎加人參湯行之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古

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而又行之傷寒無大熱  
 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及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  
 煩渴不解脈洪大者與服柴胡湯已渴者也調胃承  
 氣湯行之胃氣不和讖語者而又行之發汗後不惡  
 寒但惡熱者及自下利脈反調和者與陽明病不吐  
 不下心煩者與心下溫溫欲吐胸中痛大便反澹腹  
 微滿鬱鬱微煩者與吐後腹脹滿者也小承氣湯行  
 之小便數大便因鞭微煩者而又行之大便不通者  
 及下利讖語者也大承氣湯行之陽明病讖語潮熱  
 腹滿微喘大便鞭或不大便六七日有燥屎者而又

行之少陰病二三日口燥咽乾者及自利清水色純  
 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也真武湯行之少陰病腹痛  
 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而又行之太陽  
 病發汗不解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  
 地者也附子湯行之少陰病口中和背惡寒者而  
 又行之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者也四逆湯行之下  
 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者而又行之  
 發熱頭痛脈反沉身體疼痛者及膈上有寒飲乾嘔  
 者與下利腹脹滿者也吳茱萸湯行之食穀欲嘔者  
 而又行之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及乾嘔吐涎

沫頭痛者也則一方而二三其脈證者也如曰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喘而汗出者宜葛根黃連黃芩湯曰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者宜桂枝人參湯曰發汗後腹脹滿者宜厚朴生薑甘艸半夏人參湯曰吐後腹脹滿者宜調胃承氣湯曰下後心煩腹滿卧起不安者宜梔子厚朴湯曰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宜大承氣湯曰腹滿時痛者宜桂枝加芍藥湯其大實痛者宜桂枝加大黃湯曰腹滿痛者宜大承氣湯曰腹中急痛而嘔者宜小柴胡湯曰腹中痛欲嘔吐

者宜黃連湯曰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者宜調胃承氣湯曰心下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宜大柴胡湯曰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宜大陷胸湯曰不大便五六日日晡所發潮熱腹滿痛者宜大承氣湯曰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讖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宜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曰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讖語遺尿自汗出者宜白虎湯曰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瀉者宜桂枝附子湯曰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水逆宜五



苓散曰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  
 能吐胸中實者宜瓜蒂散曰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  
 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者宜乾薑黃連黃芩  
 人參湯曰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者宜茯苓桂  
 枝白朮甘草湯曰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  
 者宜真武湯曰心下痞鞭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  
 經脈動惕者宜十棗湯曰胸中痞氣上衝咽喉不得  
 息者宜瓜蒂散曰太陽與陽明合病自下利者宜葛  
 根湯曰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宜黃芩湯曰少  
 陰病咽喉痛宜桔梗湯曰咽中痛宜半夏散曰吐利厥

逆脈微欲絕者宜四逆湯曰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  
 死者宜吳茱萸湯曰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  
 厥逆無脈乾嘔煩者宜白通加豬膽汁湯曰渴欲飲  
 水口乾舌燥者宜白虎加人參湯曰渴欲飲水小便  
 不利者宜猪苓湯曰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宜  
 五苓散則證相類而方不相類者如茯苓桂枝甘  
 艸大棗湯之於臍下悸也茯苓甘草湯之於傷寒汗  
 出也半夏瀉心湯之於心下痞鞭也小建中湯之於  
 腹中急痛也黃連湯之於腹中痛欲嘔吐也桂枝加  
 芍藥湯之於腹滿時痛也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

湯之於腹脹滿也。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之於身疼痛也。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之於火邪也。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之於火逆也。麻黃連軀赤小豆湯之於發黃也。黃連阿膠湯之於煩不得卧也。小柴胡湯之於嘔而發熱也。白頭翁湯之於熱利下重也。附子湯之於口中扣背惡寒也。牡蠣澤瀉散之於腰以下有水氣也。則藥多而證少者也。如甘草乾薑湯以治厥而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乾薑附子湯以治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脈沉無大熱者。甘草附子湯以治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

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十棗湯以治熱熱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鞭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者。大陷胸湯以治膈內拒痛胃中空虛短氣躁煩心中懊憹心下因鞭者。及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少腹鞭滿而痛不可近者。猪膚湯以治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瓜蒂散以治胸中痞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及手足厥冷心中滿而煩饑不能食邪結胸中者。吳茱萸湯以治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四逆湯以治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

者則證多而藥少者也凡是皆雖或加或去或異一  
 二或以此代彼乎非若極夫一味之能欲兼盡而不  
 遺也何則其加者不必加證其去者不必去證其異  
 一二者不必異一二其以此代彼者不必以此代彼  
 也既加既去既異一二既以此代彼則各自一方而  
 其所之之不同也既各自一方而其所之之不同此  
 特在于仲景氏之術而不在于我我烏能辨其所以  
 然者也哉仲景氏既有所替于古能辨其所以然者  
 因其方法極其變化致其妙用建之規則使人有依  
 而據則其在于我而可行于今者惟此而已何必極

一味之能隨意而加減之為若乃專於加減則不得  
 不一一推其能也欲一一推其能則必有所窮窮則  
 必強強則必馳既取脉證於概而專於其所馳則無  
 所不至以此稱能活乎術術之為活亦終不難矣古  
 人之既制數百之方劑仲景氏之或加或去為各半  
 為二一極其變化致其妙用者非若夫極一味之能  
 欲兼盡而不遺也此豈後人淺層之識之所能窺測  
 也哉然則數百之方劑及其或加或去為各半為二  
 一者不在于仲景氏之術而何我惟由規則于此則  
 轉機乎可以察而處方乎無不從也雖不極其能乎

雖不為加減乎仲景氏之術之活果可行于今矣故  
 術之為活也不在于每證加減而在于察機處方也  
 術之為活亦已為難矣夫藥也者性之偏者也非若  
 穀肉果菜之常能養人也乃同飲食入口也不得其  
 肯綮則亦能害於人豈可不慎焉也哉且於六方之  
 下設加減之法者皆依或字而為之也或也者蓋事  
 之涉于二道而未必之辭也故今云或某或某者謂  
 其兼證之有然者又有否者也此本非為加減言之  
 也大氏論病狀有定證有兼證如定證則必之者也  
 如兼證則未必者也姑以青龍柴胡二湯言之則青

龍之定證至于發熱而咳柴胡之定證至于心煩喜  
 嘔以下云或某或某者皆其兼證也乃其於兼證之  
 然與否或疑乎異其方法也否於是云或某或某以  
 明其不論然之與否亦能統而治之不異其方法也  
 故依或字一一設加減者非仲景氏之意也此必後  
 人之不辨此旨忽看或字謂此宜乎加減於是乎旁  
 注如減之法者遂謬混正文也若果仲景氏之所設  
 則奚啻於六方之下必當先肇之於桂枝湯已未見  
 它於無或字者設加減之法者何耶必言今例于此  
 而施之于它果見其效則加減之法何可廢乎殊不

知此本統其或某或某者皆能治之固不須加減也  
 况乎既加既去既異一二既以此代彼則各自一方  
 而其所以之不同也乎故依或字一一設加減又例  
 于此而施之于它者皆非仲景氏之意也不可從矣  
 夫疾病之能害於人也服夫偏性之藥者本是不  
 已也乃其同飲食入口而受于胃也於其所受必有  
 宜與否既雖此藥之中彼之病乎勢之不相應則反  
 為逆或不逮也為逆則嘔吐而水漿不下痞為鞮鞮  
 為痛不逮則數服而不見其效也非必此藥之不中  
 彼之病也勢之不相應也故其所受之宜與否亦不

可不替矣古人既替于此假生薑大棗粳米飴蜜之  
 類伍之於藥以緩其氣以勵其力以宣布之以滋潤  
 之此皆人之常所食養而非偏性之物也不必中其  
 病各替其入口受于胃之宜使其勢之相應能極其  
 變化能致其妙用矣古者暇脩之加桂薑膳羞之用  
 棗栗飴蜜之類此非其入口受于胃之宜則何以施  
 之食養乎然則今雖伍之於藥亦不得不皆然矣倘  
 或謂既伍之於藥則異乎宜其入口受于胃之類耶  
 惟是假此物緩之氣勵之力為宣布為滋潤而已豈  
 有其宜乎食養者之更成偏性之物而中其病之理

矣乎哉夫既雖此藥之中彼之病乎執之不相應則  
 反為逆或不逮也乃其同飲食入口而受于胃則其  
 所受之宜與否亦不可不替矣如桂枝湯之飲熱稀  
 粥以助之力則欲使其逮也如柴胡湯及瀉心湯等  
 之再煎以鈍之氣則使其不逆也桂苓甘棗湯之於  
 甘瀾水大黃黃連瀉心湯之於麻沸湯麻黃連軹赤  
 小豆湯之於潦水枳實梔子湯之於清漿水亦不得  
 不皆然矣雖然替其入口而受于胃之宜與否也在  
 于古人我烏能替之乎亦惟循規則於仲景氏焉耳  
 矣且前者之法有宜猛火者有宜微火者若不得其

宜則氣味或差差則雖此藥之中彼之病乎或不成  
 其効也故煎煮之法亦不可不戒矣譬如者茗之法  
 先猛其火以沸其湯當其沸怒之時急投之茗一二  
 沸而飲之氣味太佳若煮之以微火則氣少味澀而  
 色徒成濃耳乃藥之於煎者亦無不然豈可不戒矣  
 乎哉且湯散丸之類古人既替其所受之宜而肇之  
 制為湯為散為丸則湯不可為散散不可為湯湯不  
 可為丸丸不可為散若據便宜則何不取之於一乎  
 故其為湯為散為丸者不惟替其所受之宜替其中  
 于病而見其効之宜而已雖有若理中陷胸抵當半

夏散及湯之類乎此替其宜而肇之制也既在于古  
人我烏能替之乎亦惟循規則於仲景氏焉耳矣

服法

醫之為術也在於察機而處方焉而其處方而作之  
也在備銖兩升斗及煎煮之法銖兩升斗及煎煮之  
法備而後藥可得而服也乃其服之也又各有法焉  
不可不慎以守矣如銖兩則姑舍諸升斗之隨而不  
一也煎煮之法亦隨而不一也不唯此而已服法亦  
復不一也其不一也各有其義而存焉非苟而已故  
煎煮之法與其服法抑雖復末也而是助我轉機之

術而成之者也其為用也不輕而重矣緩急遲速多  
少各有其法存焉如桂枝加厚朴杏子湯桂枝加附  
子湯桂枝去芍藥湯及加附子湯桂枝加芍藥湯及  
加大黃湯桂枝加桂湯小建中湯桂枝去桂加茯苓  
白朮湯柴胡加桂枝湯麻黃附子甘草湯則以水七  
升者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如桂枝湯則服至二  
三劑如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白頭翁湯則煮取二  
升溫服一升如吳茱萸湯則以水七升溫服七合如桃花湯  
則煮米令熟去滓溫服七合如桃核承氣湯則煮取  
二升半分溫服五合如葛根黃連黃芩湯則以水八

升者取二升分温再服如附子湯當歸四逆湯及加  
 吳茱萸生薑湯理中湯則者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  
 服如真武湯則服七合如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則者  
 取四升温服一升如麻黃湯則以水九升煮取二升  
 半温服八合如大青龍湯則者取三升温服一升如  
 桂枝人參湯則日再夜一服如小青龍湯葛根湯葛  
 根加半夏湯桂枝加葛根湯茯苓桂枝甘艸大棗湯  
 厚朴生薑甘艸半夏人參湯炙甘艸湯茵陳蒿湯麻  
 黃連軹赤小豆湯麻黃附子細辛湯黃芩湯及加半  
 夏生薑湯麻黃升麻湯則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

一升如大承氣湯則者取二升分温再服如黃連湯  
 則者取六升日三服夜二服如半夏瀉心湯生薑瀉  
 心湯甘艸瀉心湯旋覆代赭石湯則者取六升去滓  
 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如白虎湯則者米熟  
 湯成温服一升日三服如竹葉石膏湯則者取六升  
 去滓內粳米煮米熟湯成去米温服一升日三服如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則以水一斗一升煮  
 取三升温服一升如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  
 救逆湯則以水一斗二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如小  
 柴胡湯大柴胡湯柴胡桂枝乾薑湯則者取六升去



澤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如小陷胸湯桂枝  
 附子湯赤石脂禹餘糧湯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則  
 以水六升者取二升分温再服如茯苓桂枝白朮甘  
 艸湯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分温三服如桂枝麻黃  
 各半湯則以水五升者取一升八合温服六合如桂  
 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則煮取二升温服  
 一升如黃連阿膠湯則服七合如桂枝甘艸龍骨牡  
 蠣湯則煮取二升半温服八合如芍藥甘艸附子湯  
 則煮取一升五合分温服如茯苓四逆湯則煮取三  
 升温服七合日三服如抵當湯則温服一升不下再

服如茯苓甘艸湯則以水四升者取二升分温三服  
 如猪苓湯則再服如梔子豉湯及生薑豉湯甘艸豉  
 湯梔子蘘皮湯則煮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如小承  
 氣湯則煮取一升二合分温二服如甘艸乾薑湯芍  
 藥甘艸湯則以水三升者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如  
 甘艸湯則服七合如四逆湯及人參湯通脈四逆  
 湯及加猪膽汁湯則煮取一升二合分温再服如桂  
 枝甘艸湯乾薑附子湯則煮取一升頓服如桔梗湯  
 白通湯及加猪膽汁湯則再服如調胃承氣湯則少  
 少温服如梔子厚朴湯及乾薑湯則以水三升半者

取一升五合三服再服如大黃黃連瀉心湯則以麻  
 沸湯二升漬之須臾絞去滓分溫再服如附子瀉心  
 湯則內附子汁分溫再服其於丸散亦然如五苓散  
 則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如文蛤散則以沸湯  
 和一錢匕服湯用五合如白散則以白飲和服強人  
 生錢羸者減之如十棗湯則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  
 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一錢匕羸人半錢匕平旦  
 溫服之如陷胸丸則如彈丸一枚別搗甘遂末一錢  
 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溫頓服之如抵當丸  
 則四味杵分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

論中言  
 惟食服  
 者惟核  
 承氣湯  
 梅圓二  
 方

如理中丸則蜜和丸如雞黃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  
 研碎溫服之日三服如瓜蒂散則取一錢匕以香豉  
 一合用熱湯七合者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  
 之如四逆散牡蠣澤瀉散則白飲和服方寸匕如烏  
 梅圓則圓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圓日三服稍加  
 至二十圓故煎者之法即制攻守之具者也而服法  
 之用即就其攻守之事也緩急遲速多少其應之也  
 各有妙契存于其中故醫之為術也在於察機而處  
 方焉而其處方而作之也不唯在於銖兩升斗及煎  
 煮之法亦莫不在於服法焉服法豈可不慎以守矣

裁  
 發汗之法於桂枝湯則曰服已須臾歠熱稀粥一升  
 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熱熱微似有汗者  
 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病差停後  
 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當小  
 促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周時觀之服一  
 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  
 劑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惡等物乃於麻黃  
 湯葛根湯亦如之唯不歠粥為異已故曰餘如桂枝  
 法將息及禁忌惟服法為然矣凡服藥之法日再三

為度獨於發汗之法促其服者過常度若此是故獨  
 於發汗之法乎方後惟曰溫服一升而不載再服三  
 服等字以其服之至二三劑也  
 獨於發汗之法所以禁生冷粘滑肉麪五辛酒酪臭  
 惡等物者蓋桂枝本以其香氣與辛味能奏其效也  
 助之以熱粥之力麻黃亦假此而勵其力皆能得達  
 于表而發其汗也當是之時若糶喫以此等之物恐  
 彼奪桂枝之氣味與夫熱粥之力終喪其達于表而  
 發其汗之效也然則此等之物何可不禁乎不獨於  
 發汗凡當服藥之時食飲之將奪夫氣味而喪其效

者亦不可不禁也故陷胸丸方後曰禁如藥法烏梅  
圓方後曰禁生冷滑物臭食等禁忌之不可全無也  
可以知己雖然此唯禁之在服藥之前後而非久之  
之謂也故為全無禁忌妄也又據此而久之泥矣  
下之之法必須惡寒止小便濁必須小便利屎定鞭  
心須汗出多發潮熱於是或宜調胃承氣湯或宜小  
承氣湯或先與小承氣湯益審燥屎之候而後及大  
承氣湯此之為法也故於調胃承氣湯則曰當和胃  
氣即一升為一劑少少溫服於小承氣湯則曰微和  
胃氣勿令大泄下又曰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又曰

初服湯當更衣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又  
曰若一服讖語止更莫復服又曰若一服利止後服  
此以一升二合為一劑分為二服也大氏煎者之法  
雖有多少乎者取三升為常也服藥之法雖不同一  
乎分服一升亦為其常也而今二湯之於煎者與服  
法也若此較之於常則其作劑者三之一而其所服  
者幾減其半慎之至也於大承氣湯則曰傷寒不大  
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未可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  
知不在裏仍在表也又曰手足濇然汗出者此大便  
已鞭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出多微發熱惡寒者外

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又曰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不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但初頭鞭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又曰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鞭後必溏未定成鞭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鞭乃可攻之又曰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

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裏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又曰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又曰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又曰得下餘勿服此以二升為一劑分為二服其於前者與服法也若此較之于常則其作劑者三之二而其所服者不及于三以其非可數服之藥也亦慎之至也此之為服法也惟於白散十棗四逆之三方也有強人羸者之辨其所謂強人羸者當就病而辨不宜以常論也大凡人於常各有其稟稟有厚薄強弱之差不可得而一

也及其受病也未必不失其常既已失其常則向之強人今反為羸者而向之羸者猶保其強故曰強人羸者當就病而辨不宜以常論也病有輕重緩急藥有大毒小毒劑有大小多少參伍之而察其機商量之而適其宜是醫之術也夫巴豆甘遂附子皆是大毒之品也故非其最重且急之病則不用之矣然猶且不能無輕重緩急則何得無大小多少之畧哉乃察其機而適其宜以料其勝藥之與否惟醫之術為然不然或用藥之太少而其力之微不足挫其勢也或其過多則瞑眩之甚殆且傷其正所以有大小多

少之畧也且夫證有一定而藥不可移易故醫之為術料病之輕重緩急與其人勝藥與否之強羸然後大小多少取之于其畧故人稟之厚薄強羸在常而不在病也病人之強壯羸弱在病而不在常也故所謂強人羸者當就病之輕重緩急與勝藥與否而辨之不宜以常論也惟於斯三方所以有強人羸者之辨者以巴豆甘遂附子皆為大毒之品也於是乎強人一錢或半錢羸者半錢或減之大附子一枚而乾薑三兩是為大小多少之畧也亦惟服法為然矣於論脈證之中及其方後發例者往往而有之各半

湯曰脉微緩者為欲愈也脉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  
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  
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桂枝二麻黃一湯  
曰汗出乃解桂枝二越婢一湯曰脉微弱者此無陽  
也不可發汗大青龍湯曰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  
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又曰一服汗  
者停後服小青龍湯曰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  
麻黃湯曰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  
乃解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曰發汗則動經身為振  
振搖者梔子豉湯曰得吐者止後服桃核承氣湯曰

下者愈又曰當微利抵當湯曰下血乃愈又曰不下  
再服抵當丸曰醉時當下血若不下者更服大陷胸  
丸曰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為效大陷胸湯曰  
得快利止後服白散曰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  
不利進熱粥一杯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柴胡桂枝  
乾薑湯曰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十棗湯曰若下  
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得快下利後糜粥自  
養瓜蒂散曰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甘草附子  
湯曰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  
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為妙白虎湯曰發汗則讖語

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茵陳蒿湯曰小便當利  
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吳  
茱萸湯曰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桃花湯曰若一服  
愈餘勿服白通加豬膽汁湯曰服湯脈暴出者死微  
續者生理中丸曰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  
自溫勿發揭衣被凡此等之類皆示處方之有將息  
者也將息之適宜服法盡于此焉亦豈可不慎以守  
矣哉

後世煎者之法作之不過一二錢之劑或以水一盞  
半或以二盞者取一盞分之三五頻頻服之此其藥

之與水與煎者之法與其服法何不似古法之如此  
其遠乎亦特言此之稟賦有古今之差耶人之與天  
地參焉稟賦豈有古今之差乎且後世之於服法病  
之在上者必先食後藥為宜其在下者必先藥後食  
為宜嗟乎是何窟乎理之殊甚也夫藥也者除病之  
品食也者養精之物而各異其職則藥自藥食自食  
固不可相混也是以古之於服法自一升至五合為  
一服一日再三為度惟於發汗之法乎或促其服者  
此固在一時之畧而不在數日之攻則何取之常度  
乎故古之於服法再三為度而無有如以一盞之僅



僅分之三五頻頻服之之法也惟是服之不過再三則食藥自不相混者可以知矣若乃分之三五頻頻服之則食藥自不相遠食藥自不相遠則不得不相混也既已相混也一則欲除病一則欲養精二者其亦能不相鬪于內乎今夫服吐下之藥而不遠其食則或併而吐下之凡吐下之藥之見效也速則在頃刻遲不俟二時因此而考之食氣之行亦當在一二時之際也藥之能奏其效也亦不得不假以行其氣則何必先藥乎又何必後食乎然則如何而可乎古之於服法未嘗言食之先後也食藥各異其職焉固

非可相混矣惟是服之在再三則相距之一時許而食而藥則食藥當自不相混耳然則雖今之服法亦宜措散汗之但其服者自一升至五合為一服日再日三或晝三夜二或晝二夜一隨本論之法而服之相距之一時許而食而藥食藥不相混則其庶幾哉又何必食前必食後之為又復何以一盞之僅僅分之三五頻頻服之之為

筑前

鷹取惟恭碩菴

肥前

迎煥 君章同校

出雲

渡邊有憲常伯

傷寒名數解卷四終

